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上册〕

刘旭东 编选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上册

刘旭东 编选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作品选

上册

刘旭东编选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印张13.25 千字297

1986年12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7,000

书号:10300·18 定价:1.95元

序

本书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外国文学”课程的教材,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一书配合使用。这里作几点说明:一、本书只选《外国文学》中设专节介绍的作家的作品,因此我们所节选的作品都是“外国文学”课的必读作品。二、本作品选中,多数作家只选一部最重要的作品片段,但也有少数作家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个别作家兼收少量风格、体裁不同的作品。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保持与《外国文学》的讲授内容一致的基础上,让读者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三、每个作家的作品节选前都附有一篇简短的作者介绍和所选作品的故事梗概,以介绍故事梗概为主。作者介绍中如存在与课堂讲授在译名等问题上有出入的地方,则以课堂讲授为准。

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从古希腊文学起,直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其中“易卜生”、“罗曼·罗兰”两作家由程陵同志编选,其余均为刘旭东同志编选。下册包括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学、俄苏文学和东方文学,其中“屠格涅夫”部分为刘旭东同志编选,其余均为程陵同志编选。

本作品选基本选用国内目前较通行的译本,少数地方参照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选》一书。由于人手、能力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老师们、同学们提出意见,以便在今后改进。

一九八六年十月

于北京

目 录

序

荷马

《伊利亚特》(节选) (4)

《奥德修纪》(节选) (13)

但丁

《神曲》(节选) (23)

塞万提斯

《堂吉珂德》(节选) (45)

莎士比亚

《哈姆莱特》(节选) (68)

十四行诗选(节选) (98)

莫里哀

《达尔杜弗》(节选) (103)

歌德

《浮士德》(节选) (120)

拜伦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节选) (141)

《雅典的少女》(附录) (155)

《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坐下来哭泣》(附录) (157)

《好吧,我们不再一起漫游》(附录) (158)

《你死了》(附录) (158)

司汤达

《红与黑》(节选) (164)

《巴马修道院》(节选·附录)	(183)
巴尔扎克	
《高老头》(节选)	(196)
《欧也妮·葛朗台》(节选·附录)	(217)
狄更斯	
《双城记》(节选)	(230)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附录)	(250)
雨果	
《悲惨世界》(节选)	(258)
《黑沉沉的海洋》(附录)	(283)
《六月之夜》(附录)	(285)
《两个骑手在森林里想什么》(附录)	(286)
福楼拜	
《包法利夫人》(节选)	(289)
左拉	
《萌芽》(节选)	(312)
莫泊桑	
《羊脂球》(节选)	(327)
哈代	
《德伯家的苔丝》(节选)	(346)
易卜生	
《玩偶之家》(节选)	(373)
罗曼·罗兰	
《约翰·克利斯朵夫》(节选)	(393)

荷 马

古希腊文明是人类最早最灿烂的文明之一。她的神话、史诗和悲剧是我们人类祖先一个最辉煌的杰作。马克思说：古希腊艺术就某方面看至今仍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最能反映古希腊历史印迹的艺术是荷马史诗。从记载的完整与系统上看，它胜过神话；在艺术画面和历史气氛方面，它又强于悲剧。荷马史诗可以说是最遥远的人类幻想与最古老的现实主义精神之最伟大的结合。

《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是古希腊两部最著名的史诗。据目前为一般人所接受的研究成果认为，这两部史诗描述的是公元前12世纪的事情，这些史诗在很长时间内只是传诵于民间和乐师之间的口头艺术，荷马是其最终编订者，他使之有了定型的完整的篇章。但是在它们最终于公元前6世纪被记录成文字之前，又在流传中被许多人增删改编，以至直到公元前三、二世纪间荷马史诗的旧抄本还有许多种，其格式、篇幅、文字都有差异，但内容相同。最后于公元前三、二世纪间，由亚历山大城的学者校订定本，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荷马史今本。荷马本人是一个盲人职业乐师，出生在希腊东部的小亚细亚。他的身世不可考，多说他颇似《奥德修纪》中的盲人乐师德摩多科斯。

《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篇幅巨大，前者有15693行，后者有12110行，都分24卷。这是两部内容互相衔接的史诗，或者说是描述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及凯旋的“两部曲”。

《伊利亚特》叙述希腊人攻战特洛伊城的故事。故事由奥林匹斯山上神间的争议引起。女神阿瑞斯因为忌愤自己没被邀请参加珀琉斯和忒提斯的婚宴，便以计制造争端，把刻有“属于最美者”的金苹果置于宴会上。三位女神赫拉、雅典娜、阿佛罗狄忒为了得到苹果发生争执，闹到主神宙斯那里。宙斯要他们去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三女神来到帕里斯面前，求他把苹果判给自己，要以最大的报酬答谢他。年青的帕里斯把苹果判给阿佛罗狄忒，因为她答应把世间最美丽的女子许配给他。这诺言成了世间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发生战争的根源。阿佛罗狄忒帮助帕里斯在希腊作客的时候，把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美丽的海伦骗走，带回特洛伊去了。

这件事引起了全体希腊人的愤怒。墨涅拉俄斯的哥哥、密刻奈国王阿伽门农召集希腊各部族首领英雄，准备远征特洛伊。战争开始了。希腊出动了十万大军，一千一百多条快船，渡过爱琴海，连续攻打特洛伊城九年，没有成功。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也分成两大集团，分别支持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伊利亚特》集中描写战争的第十年。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因为抢走联军的将领阿契里斯的一名女俘，阿契里斯愤然退出战斗。希腊军中失去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将阿契里斯，便失去了军心，特洛伊人乘机反攻，一直把希腊人逼到海边。阿契里斯的部将帕特洛克罗斯看到希腊大军的战绩就要毁于一旦，十分痛心，便找阿契里斯借了他的盔甲，披挂上阵。特洛伊人看见阿契里斯出现，四散逃跑，战局有了改观，但不久特洛伊大将赫克托耳把帕特洛克罗斯杀死。帕特洛克罗斯是阿契里斯最亲密的朋友，他的死使阿契里斯醒悟过来。他开始与阿伽门农和好，重新参加了战斗。愤怒使他所向无敌，大败特洛伊人，又杀死了赫克托耳。

阿契里斯为帕特洛克斯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又肆意辱虐赫克托耳的尸体。特洛伊老国王普里阿摩斯再三哀求，终于赎回了儿子赫克托耳的尸体，也为他举行了葬礼。《伊利亚特》到此结束。

《奥德修纪》描写希腊联军凯旋途中，伊塔克国王奥德修斯回国旅程上的历险。阿契里斯在攻占城堡前被帕里斯王子射死。足智多谋的希腊大将奥德修斯用“木马计”攻下了特洛伊城，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战争。

回国途中奥德修斯多灾多难。《奥德修纪》前三卷讲述的都是奥德修斯到菲埃克斯岛以后向国王阿尔基诺斯追叙他的途中遭遇。他们首先到了喀孔涅斯人的住地，攻下了王城。后又到了一个食迷莲的国家，吃了迷莲便忘了家乡。之后他们来到巨人岛，独眼巨人把他们关在山洞里，不放他们走。奥德修斯用酒灌醉巨人，用火烧着的木棒灼伤了巨人的眼睛，逃了出来。此后，神女喀尔刻要留他在一个岛上，并把他的同伴变成了猪。他还躲过女妖塞壬的迷惑人的歌声，逃过怪物卡律布狄斯和斯库拉。最后女神卡吕普索同意他返回家乡。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苦等丈夫十年不回，许多人以为他已死去，贵族求婚者挤满了王宫。佩涅洛佩百般拒绝。就在这时奥德修斯回到故乡，他扮成乞丐进入王宫，同儿子一起杀死求婚者，处死那些帮助过求婚者的奴隶，一家人终于团圆，奥德修斯依然是伊塔克岛的国王。

本书节选傅东华译《伊利亚特》的第22章和杨宪益译《奥德修纪》的第22卷片段。这都是国内目前荷马史诗的权威译本。尤其是《奥德修纪》采用散文译法，译文要比另一诗体译本《奥德赛》更为贴切，读起来也更上口一些。

伊 利 亚 特

赫克托耳之死

那些特洛伊人象一群受惊的鹿似的被追逐进城之后，就都靠在那些庞大的雉堞上把他们身上的汗擦干，又喝了水解了渴，同时阿开亚人正侧着他们的盾牌向城墙的方面来进攻。可是命运为了她自己的恶毒的目的，竟把那赫克托耳留在城外斯开亚门前他原来立脚的地方了。

……他还是钉牢在那个地方，让那可怕的阿契里斯走近去。比如山里头的一条蛇，吃了毒草吃疯了，让一个人走上他所蟠据的洞窟去，只是眼睛里带着一种阴惨惨的光芒看着他，当时那赫克托耳也就象这样，把他那面闪亮的盾牌支在城墙的外堡上，牢牢的站在那里，一点儿没有退缩的意思。但是他心里也到底有些虚怯，因而叹了口气跟他自己那个不可制服的灵魂商量起来。他想道：“要是我退进城墙里面去，那波吕达马就第一个要来责备我，说在那伟大的阿契里斯重新出现的那最后一天晚上，我不该不听他的忠告下命令收兵回城，其实我的确是应该那么做的。现在已因我自己的执拗把军队牺牲了，我没有面目回去见我的国人和那些拖着长裙的特洛伊女太太们了。我要是听见某一个平民在那里说：‘赫克托耳信任他自己右边的臂膀，却丧失了一个军队了。’那是我受不了的。可是这样的话是一定要有的呀，到那时候我就要觉得远不如在这里抵敌阿契里斯为好了，或者是我杀了他，活着回家去，或者是我自己在特洛伊城前面光荣地战死。当然，我也可以放下我这突肚的盾牌和沉重的头盔，把我的枪倚在城墙上，由我自

作主张去向阿契里斯王子提出讲和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他，把海伦和她所有的财产，乃至当初帕里斯种下这次战争的祸根时在他那些楼船里载回特洛伊来的一切东西，悉数都交还那两位阿特柔斯之子。此外，我还可以承担把我们所有的其余财物都跟敌人均分，然后再去劝告我的国内人，要他们都到大会上来宣誓，什么东西都不敢隐匿，情愿把我们这个可爱城市的一切动产拿出来各半均分。可是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一条路上去呢？我有各种的理由应该恐惧，如果我走近了阿契里斯，他将不会可怜我，也不会顾念我的身份，却要把我象个赤裸裸的、没有武装的女人一般立刻杀死的。不行啊，在这一刻儿，阿契里斯同我是不见得会象一对幽期密约的爱人了，不见得会象一男一女碰在一起喁喁情话的了。不如不要再浪费时间，就跟他扭起来吧。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俄林波斯的神到底要把胜利交给哪一个。”

赫克托耳站在那里全神倾注的作这内心的辩论，阿契里斯就向他走近来了，戴着他那闪亮的头盔，象个战神的模样，雄赳赳的准备着战斗。在他的右边肩膀上，他摆荡着那支可怕的珀利翁山桦木杆的枪，他身上的铜装闪耀得象一片烈火，或是刚刚上升的太阳。赫克托耳抬起头来一眼看见他，就开始簌簌发抖。他没有勇气再站下去了，他就离开了城门，惶恐万状的逃开去。可是那珀琉斯的儿子凭他的脚力快，一个闪电似的就追上去，轻得象羽族当中最最快的山鹰打个回旋去追一只胆小的鸽子，一路尖叫着紧紧跟随，偶尔还突然来一个猛扑，那阿契里斯也就这样前去紧紧追赶的；那赫克托耳呢，也正象一只鸽子飞在她的敌人的前头，绕着特洛伊的城墙脚下在阿契里斯前面用尽他的脚力在逃跑。他们跑过了了望台和那迎风摇曳的无花果树，就离开了城墙一段路，沿着那车

道跑了，这样就跑到了那两道可爱的泉水，就是那条斯卡曼得洛斯汹涌河流发源的地方。那两道泉水当中，有一道的水是热的，蒸汽从那里面升上来，浮在上头好象烈火上的烟。还有那一道泉水，就连夏天涌上来的时候也冷得象是雹子，或者象是雪，或者象是水结成的冰。紧靠着两道泉水，竖着一些广阔而美丽的石槽，在阿开亚人没有到来的太平日子里，特洛伊人的妻子们和可爱的女儿们一向都在里边洗她们那种有光泽的衣服的。就打这地方，经过了那一场追逐；前面逃的是赫克托耳，后面追的是阿契里斯——逃的人固然英勇，追的人可比他还强得多。那种步子是象疯狂一般的。这并不是一场平常的赛跑，并不是拿一头献祭的牲口或是一面皮革的盾牌来做奖品的。他们是在争夺那驯马的赫克托耳的性命呢，为了这个他们都撒开飞腿在普里阿摩斯那城市的周围绕了三匝，正如替一个战士举行葬仪的竞技场上，两匹赛跑的壮马为着那一个三脚鼎或是一个女人的辉煌奖品绕着那个场子拚命的飞跑一般。

所有的神都在看他们，默默的，后来那个人与神之父方才叹了一口气向着其他的神说道：“我的心里有一块温暖的地方给予现在在我眼前绕着特洛伊的城墙被追逐的这个人。我替赫克托耳伤心。他在那伊得山的崎岖山顶以及特洛伊的高堡垒上头，曾拿许多头牛的大腿来孝敬过我。可是现在那伟大的阿契里斯正在普里阿摩斯的城市周围拚命追逐他。你们想一想，神们，帮助我决定一下，我们去救他的性命呢，或者是就在今天让一个好人去倒在那珀琉斯之子阿契里斯的手下？”

“父啊！”闪眼的雅典娜嚷道。“你在说什么话呀？难道你，明亮的闪电和黑云之神，打算赦免一个早已判定死刑的凡人的死的痛苦吗？你喜欢这样你就这样做，可是不要想望我

们其余的神来赞成你。”

“你放心，特里同的女神，我的亲爱的孩子，”那行云之神宙斯说道。“我并不是真的存心要保全他。你可以信赖我对于你的好意。你看怎样适当就怎样办吧，而且立刻就行动起来。”那雅典娜本来就已心痒巴巴的想要插一手，现在得到宙斯的鼓励，就从奥林波斯峰顶飞下去了。

这时候，捷足的阿契里斯继续对赫克托耳作无情的追逐。比如一头猎犬已经把一只小鹿从它山间的窝里赶了动身，就一直追赶着它，通过了草莽和空谷，即使它到丛林里去藏躲起来，他也要跑上前去，嗅出它的踪迹，找到他的猎物；当时那捷足的阿契里斯也正象这样，无论赫克托耳使什么诡计，也不能把他摆脱。不止一次的，赫克托耳想要向达耳达尼亚的城门那边冲过去，希望他挨着那高城墙的脚下走时，城头上的弓箭手会把他的追逐者射开，因而可以保性命，谁知阿契里斯一径都占着那条靠城墙的路，赫克托耳每次想要靠边来，他都把他挡回空旷的方面去，然而他始终都追不着赫克托耳，正如赫克托耳始终都摆脱不了他一般，这就象是一个梦魇里的一场追逐，无论追逐的人和被追逐的人都动不得手脚。

你也许要问，死神既然紧紧跟在赫克托耳的后边，他又怎么能逃避的呢？他之所以能逃避，只是靠阿波罗的最后的干涉，因为那一位神最后一次到他身边来，重新振作起他的力气，给与他迅速的脚步力。而且，阿契里斯又曾经用他的头部动作向他的部下发过信号，不许他们向他的猎物放箭，因为他怕有人要着先鞭，一箭把赫克托耳射中了，抢过那个荣誉去。但是，等到他们第四次到达那泉水的时候，天父就把他的金天平拿出来，在两个秤盘上都放上死刑的判决，一盘给阿契里斯，一盘给那驯马的赫克托耳，然后他拿住秤杆的中心把它擎起

来。那支秤杆向赫克托耳的方面倾倒下去，表示他被判定了死刑。他是一个死人了。福玻斯·阿波罗就丢开了他，同时闪电女神雅典娜也到阿契里斯的身边去说要紧话。“显赫的阿契里斯，宙斯的宠子，”她说道，“咱们的机会已经到来，可以让阿开亚的军队带一个光荣的胜利回船去了。赫克托耳是要一直打到死为止的，可是你我就要去把他杀掉。现在他是无可逃遁了，无论那射王阿波罗怎样出力，怎样趴到他父亲戴法宝的宙斯的脚下去。现在你且站住了歇歇气儿，我到赫克托耳那里去劝他来跟你战斗。”

阿契里斯觉得很高兴，就照她的话做了。他拄着他的铜头枪站在那儿，雅典娜为着她的目的借用得伊福玻斯的相貌和不倦的声音，从他身边走到赫克托耳那儿去向他打招呼。“我的亲爱的兄弟，”她对赫克托耳说道，“那捷足的阿契里斯那么快的绕着城圈子追赶你，一定把你累乏了。咱们站下来，就在这儿一起跟他对敌吧。”

“得伊福玻斯，”那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托耳说道，“在赫卡柏和普里阿摩斯给我的所有兄弟们当中，我一径都是最爱你的。可是从今以后我要更加觉得你好了，因为其余的人都躲在城里不出来，只有你见我有难敢从城里出来帮助我。”

“亲爱的兄弟，”闪电的雅典娜说道，“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咱们的父王和母后曾经轮流着劝告我，哀求我，要我呆在城里不出来。我的部下也在那里，也这样的劝告我——他们大家都怕阿契里斯怕得那个样儿的。可是我替你急坏了呢。现在咱们放开胆去向他攻击，咱们枪下不可以容情。咱们马上就可以见分晓，到底是阿契里斯杀了咱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血污铠甲回楼船去呢，还是他自己被你的枪所征服。”雅典娜的巧

计成功了，她就引导他走上前去。赫克托耳和阿契里斯彼此遭遇了。

那个头盔闪亮的伟大的赫克托耳第一个说话：“我的阿契里斯爷，我已经绕着这普里阿摩斯的伟大城市被你追了三匝了，没敢停下来让你近身。可是现在我不再逃跑了。我已经下了决心，跟你个对个的打，或是杀了你，或是被你杀。可是咱们先来谈一谈条件，你叫你的神作证，我叫我的神作证——没有哪一种契约能有比这再好的担保人。如果宙斯让我活下去，我把你杀了，那我保证决不在你的身体上头施行习惯所不批准的暴行。我所要做的，阿契里斯，就只从你身上把你那套辉煌的铠甲剥下来。然后我就把你的尸体交给阿开亚人去。你对于我也愿意这样做吗？”

那捷足的阿契里斯恶狠狠的对他看了一眼回答道：“赫克托耳，你一定是发疯了，还要来跟我订条约呢。狮子不跟人来讲条件，狼也不跟绵羊分庭抗礼的——他们始终是仇敌。你和我也是这样。友谊在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而且不到我们倒下一个来，拿他的血去让那顽强的战神吃个饱，也决不会有任何方式的休战。所以，鼓起你所能够有的任何勇气来吧。这是你显出你的枪法和胆量的时候了。现在帕拉斯·雅典娜正在等着拿我的枪来打倒你，任何东西都救不得你了。你曾经用你的矛子折了我的那些个朋友，使我伤了那么大的心，这一刻儿你要把这些债一总偿清了。”

阿契里斯说完话，就拿稳了他的长杆枪投了出去。但那显赫的赫克托耳是留神着的，居然被他躲开了。他眼睛看着那支枪，往下面一蹲，那支枪就飞过他的头顶插进地里去。可是帕拉斯·雅典娜马上去把它抢起，交还给阿契里斯。

那大头领赫克托耳并没有看见这个行动，就向那天下无

双的珀琉斯之子叫道：“神样的阿契里斯也失错了呢！似乎是宙斯给你报错我的死期了！你把事情拿得未免太稳些。可是你的嘴能讲，你的舌头巧，竟想吓唬我，把我的力气吓干净。你可吓不跑我的，也不能够向我的背后投枪。你得先躲开我这一枪。上天保佑这支枪上的铜全部陷进你的肉里去！只要你这个头号的瘟神死掉了，这场战争对于特洛伊人就容易办了。”

说完，他就舞起他的长杆枪来投出去。一点没有错，他是投中阿契里斯的盾牌中心的，可是那支枪给蹦回来了。赫克托耳看见这么好的一枪竟投了个空，不觉心中大怒，可是他只得站在那里发楞，因为他没有第二支枪了。他大声喊叫那个带白盾牌的得伊福玻斯，问他要一支长枪。可是得伊福玻斯并不在他的身边，赫克托耳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嚷道：“啊呀！那么是神们招我来就死的了！我还以为那好心的得伊福玻斯在我的身边，谁知他还在城里，是雅典娜愚弄我的。死已经离开我不远了；他正对我的脸上瞪视着，我是无法躲避他的了。宙斯和他那个当射手的儿子虽然那么好意的对待我，那么的帮助我，可是他们一定早就决心要这样的了。所以现在我要遭遇我的死亡了。让我至少把我这条命卖得贵些，不要去走上一个不光荣的结局，也好传些赫赫的声威到未来世代人的耳朵里。”

当时赫克托耳身边挂着一把锋利的、又长又重的剑。他就把它抽出来，振作起精神，一个回旋扫上去，仿佛一只飞得高高的老鹰从黑云里向地面上来扑一头稚嫩的绵羊或是一只蹲着的兔子一般。那赫克托耳也就象这样的舞着他的利剑向前冲上去。阿契里斯也燃起了一股烈火一般的蛮劲跳上去迎他。他拿他那有装饰的盾牌掩护着前面；他的脑袋动一动，那

顶装着四片铜牌的闪亮头盔也跟着摇摆起来，并且使得赫淮斯托斯不惜黄金给他装上去的那一部辉煌的盔饰绕着盔顶上跳舞；同时，他右手里平提着那一支枪，一心要杀赫克托耳，正在找他身上最有可能入肉的地方，那尖锐的枪头闪闪的发出光芒，亮得如同天空那颗最最可爱的宝石，那在夜晚时分跟其余的星一同出现的太白星一样。

阿契里斯看见赫克托耳的身体全部有他杀死伟大的帕特洛克罗斯之后从他身上脱去的那套精铜的铠甲掩护着，就只那咽喉上，就是锁骨从肩膀上连到颈脖上去的地方，也就是最容易杀死一个人的所在，留着一个空隙。阿契里斯王子趁赫克托耳向他冲去来的当口儿，就拿他的矛子向那一点戳进上，矛尖笔直插进赫克托耳颈上的嫩肉，只是那沉重的铜头并没有把他的气管戳穿，所以他还能够对他的征服者说话。当时赫克托耳倒在尘埃里，伟大的阿契里斯就对他夸耀胜利。“赫克托耳，”他说道，“无疑的，当你剥那帕特洛克罗斯身上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是万无一失的了。你始终都没有想到我，因为我跟你离开太远。你是一个傻子。一直在那楼船的旁边，还有一个比帕特洛克罗斯强得多的人储备在那里，这一个人已经把你打倒了。现在狗和食肉鸟就要来毁伤你，扯碎你，我们阿开亚人可要去给帕特洛克罗斯举行葬礼了。”

“我求求你，”那个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用一种虚弱的声音说道，“凭你的膝盖、凭你自己的生命、凭你的父母在求你，不要把我的身体丢给阿开亚人船边的狗去吃，让他们来赎回我去吧。我的父亲和我的母后将会给你很多的青铜和黄金。放弃我的身体，让它带回家去吧，好让特洛伊人和他们的妻子用火葬礼来纪念我一死。”

那捷足的阿契里斯对他怒目而视。“你这狗，”他说道，